

经开区总工会举办庆“七一”“云”演出

□记者王晓君

本报讯 日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开展了庆“七一”建党99周年文艺“云”演出活动,此次演出以“携手新征程 筑梦新时代”为主题,以讲好党的故事、扶贫故事、群团故事为主线,表达了群团组织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信心和决心。此次演出共有4.7万人在线同时观看。

此次“云演出”是经开区总工会“云服务”模式的深化尝试,整场演出融合诗朗诵、管弦乐、民乐、曲艺、歌舞等多种表现形式,内容丰富多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为党献上了一份深深的敬意和祝福;快板《春风化雨暖心田》展现了在经开区党委的帮助下,汉沽区大田村在基础设施、治理机制、农民收入、乡风文明等多个方面发生的变化。蒋大为、卞小贞、邓玉华三位老艺术家也参加了此次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还穿插了3轮爱国主义知识答题,进一步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矢志不渝跟党走。

发放惠民健身消费补贴 助力体育消费市场回温

□记者孙伟

本报讯 昨日,市体育局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在工商银行天津分行金融培训学院举行“惠民健身消费补贴”新闻发布会,启动“你健身 我补贴”惠民健身消费补贴发放活动。

据了解,此次“惠民健身消费补贴”发放活动是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惠民健身消费补贴”将于7月6日至8月31日面向全市正式发放,市民只需使用已经绑定了工行卡(借记卡、贷记卡)的



皮克斯又一部关注内心的动画片《心灵奇旅》近日发布最新预告。影片由彼特·道格特执导,在短短的预告片里,可以看见彼特又将带给观众一次心灵治愈之旅。 据新华网

两周前,悬疑短剧《隐秘的角落》在爱奇艺上线,“3万人打出了9.1分”“2020国产网剧评分最高纪录产生”是其最初传播的通行证;短短两周,这个剧已经发酵成社交门槛——如果你听不懂“一起爬山吗”“我还有机会吗”“秃然”“阴乐”“喝牛奶”这些“隐言隐语”,恐怕聊天、刷朋友圈都有很大障碍。

该剧除了情节上留下诸多谜团引发网友巨大的探索热情,其实它从诞生到引爆的幕后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朝气蓬勃的生产力,那些不该隐秘的行业故事令其成为并非偶然的孤品。

迷雾剧场的角落藏着怎样的隐秘

钩子下在了人心里

迷雾剧场的6部作品中,有5部均改编自小说IP,分别是《十日游戏》《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在劫难逃》《致命愿望》,IP改编作品占了“迷雾剧场”内容来源的90%。

选择IP,先天获得一个好的故事,但最终IP改编作品的成功还要仰仗影视开发团队娴熟的改编策略。万年影业合伙制片人卢静曾是《无证之罪》的执行制片人,鉴于双方在拍摄《无证之罪》时建立的良好关系,爱奇艺选择继续和万年影业合作《隐秘的角落》。卢静找到了曾参与过《纸牌屋》等作品剧本工作的编剧Joe Cacaci担任剧本监制,在Joe Cacaci的帮助下,创作团队确立了整部剧“家庭悬疑”的主类型,并拿到了12个根据剧情高潮设置的“分集点”。

这12个被观众认为是全剧高光时刻的“爽点”,也是网剧优势淋漓尽致的体现——网剧可以没有时长的统一限制,《隐秘的角落》每一集的长度都是不同的,主创根据情节发展给每一集结尾“打



《沉默的真相》

点”,而不再像电视剧一样在每一个40分钟“打点”。这样既满足了剧情的设置,也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心理——用总制片人戴莹的话说就是,“钩子下在了人心里。”

“长尾效应”带来的隐忧

《隐秘的角落》目前的长尾效应大大超过预期,甚至给幕后人员带来一些隐忧。戴莹接受采访时就坦言,一些网友对作品的解读热情已经有些“过度”。

另一个可以预见的担忧就是行业跟风,据说其他平台的同类题材网剧已在路上。事实上,近年悬疑侦破题材的网剧基数已经不小,“迷雾剧场”能够破圈被看到,核心还是在创新,是基于大量生产经验总结的突破:《隐秘的角落》新在叙事视角的变化;同时,敢于孵化新的导演、新的

团队,给行业带来新鲜空气,剧场里大多数剧集都是年轻导演,《隐秘的角落》导演辛爽此前的代表作只有综艺《幻乐之城》中几个MV短片,但是他身上潜藏的“浪漫现实主义”审美和感受力就决定了这次合作。

无论如何,《隐秘的角落》在今年夏天再一次推动国产类型剧发展水平向前迈进,类型化剧场的试水也代表了未来网剧生产、视频平台布局的方向。只要创作者尊重作品,心无旁骛做优质内容,观众总会看到,市场总有回馈。 据《北京青年报》

我家这样过“七一”

□魏益君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随着我们家党员数量的增多,父亲就宣布成立了家庭党小组。

每年“七一”,父亲总是郑重其事地召集我们回家开党小组会。在我们家,除了母亲和几个年龄小的小辈儿不是党员,其他家庭成员都是。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老党员;大哥二哥他们都是有着二三十年的党龄;小辈儿们的思想都很先进,有的在大学就入了党。这样,我们家的党员结构就分了层次,党小组会既是组织生活,又是家庭聚会。

“七一”的家庭党小组会,除了每个人汇报工作和思想,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每次二哥都是帮助的重点对象,他平时好喝酒,会因此误事。只要父亲点出二哥的毛病,首先跟着“开炮”的就是二嫂,说二嫂下班后喝酒就耽误过孩子的家长会,家务活也很少搭手。二哥表示努力改正。有了会上的帮助,二哥慢慢改正了,对工作和家庭的责任感更强了。

第二个需要帮助的是大嫂,大嫂好时髦。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作为一名党员,不能奢侈浪费,更不能奢华。”大嫂听着,一个劲儿地点头。

其实,我家的党小组会并不只是这些帮教,在父亲的倡议下,我们每个党员给灾区捐过物,给老家村里修路捐过款。

每次开完会,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们把“七一”过成了一种家庭文化,过成了一种优良的“家风”。

投稿邮箱: zktjzll@163.com



□美文欣赏

给他:父亲,你安好,就是我的晴天,就是我的晴天,就是我的晴天,就是我的晴天。这个世界的旅人,或过客,在岁月褶皱深处,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父亲,你安好,就是我的世界所有的老去,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我们都是

父亲老了。写下这句话,超重的记忆如海水般向我涌来,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一直以为,父母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把陪伴挂在嘴边,将孝顺埋在心里,孰料最终我们输给了时间。有段时间,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喜怒无常。刚才看电视还满脸喜悦,转眼工夫就如乌云翻滚脸色大变,似乎怎么做都不合他的心意。吃饭晚了不行,喝水热了不行,母亲动作稍微慢一步,他就会大声嚷嚷起来。他越来越像个小孩,必须哄着,让他高兴,想尽办法让他满意,由着他的性子去。最让我头疼的是他的睡觉颠倒了个儿,夜里基本不怎么睡,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翻身,一会儿又要尿尿,几个回合下来,天光光亮了,母亲睡意全无,用手揉揉红红的眼眶,起床收拾屋子,洗洗涮涮,此时传来了他打呼噜的声响。白天,他一小觉连着一小觉,我试图叫醒他,无济于事。晚上待我打开电脑,思绪在文档里策马驰骋,他也来了精神头,念叨床不舒服,嚷嚷着“我要换床”“我要换床”。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敲打键盘声,我把他的呻吟、嗔怪,甚至责骂都敲进了时间的缝隙里,我把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敲进了历史的

隧道里。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父女一场,我能够做的事情极为有限,是我的无能,还是上天的苦心安排?很多时候,我觉得陪伴就该是这种样子:他嚷,他发怒,他任性,你拿他没办法,依然要顺着他,守护他,就像小时候我满脸委屈哭闹打滚,他耐心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土。或许,所谓父女就是一场试验,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唯有互相原谅,在坦诚相见中彼此温暖,在历史长河里互相遥望。陪伴是有限的相聚,他加速老去,我的鬓角也冒出了几缕白发,触目惊心,顿觉时间的伟力把我扳倒在地,泪水肆意。

陪伴父亲的漫长日子里,我读过很多关于父母的书,企图从中获得些许安慰。印象深刻的当数学者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含蓄,真诚,有思考。他写道:“一只背囊,浪迹天涯,我向往的日子是个人挺进世界的纵深;扶老携幼的家族只能是一个负重。待到我踏入中年,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时候,那一幢老宅子已经轰然成为一地的瓦砾。”对我来说,站在中年的门槛上,超重的记忆和无边的苦痛淹没了所有的语言,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在不足15平方米的空间里,我哭不出来的

疼痛比疼痛更灼心,我说不出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但是,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懂得。那天,母亲去医院拿药,去了很久。父亲突然探探头对我说,“你的白头发又多了,不能再这么写了!”转而又说,“还是写吧,不写你更熬不住,写部像样的小说让我看看!”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吧嗒吧嗒掉在了书页里,哭得个痛快!

我猛然惊醒:父亲是清醒的,父爱是清激的,容不得一丝污垢,来不得任何亵渎。他记得我备战中考的时候,每天骑着三轮车送我去上学,爬过高高的上沿时,他站起来蹬车,累出一身大汗;他记得我刚患病那会儿四处求医,某天从报上看到某大原医生来城东坐诊,他骑自行车去排队,最终取到100多号,当医生收我住院说一定能治好,他高兴得热泪长流;他记得骑自行车去报社为我送纸质投稿,临走时戴眼镜的男编辑给他一张名片,走出报社大楼时他高兴良久,以至于保安多看了他两眼;他记得帮助过我的好心人的名字,曾经用钢笔刚劲有力地记在工作手册上,泛黄的纸页氤氲出涌泉相报的感念……哪怕有时候想起糊涂,父亲也从未改变他的耿直性格和暴躁脾气。而他的睡眠不好,其实是有原因的。家里地方小住不开,在厂里上班时他主动找领导要值夜班。后来,他为了找份夜班工作费尽周折。最初我以为,值夜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直到那年冬天点煤球炉子取暖险些中毒,我才意识到夜班的艰辛。父亲值夜班从未睡过囫圄觉,在商店里时要看着货,在厂里时租客混杂,都是做小生意的人,凌晨依然灯火通明,他要四处巡逻。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中生活,何况后来我多次住院家里背负外债,但是,父亲对得起每一个墨黑的夜班,配得上每一个红色的日出。大约是2004年冬天,他下了夜班,直奔省立医院去照顾生病的爷爷,忙到傍晚天擦黑,又匆匆返回厂里上班。然而,他也是出院恢复不久,穿着又厚又笨的棉裤骑着自行车在寒风里穿梭,身上驮着两个家庭的希望。

父亲是糊涂的,因为他老了;而父爱是沉重的,伴随岁月累积变得醇厚,我拿什么承受得起呢?

所有的老去,都是成长的另一种模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旅人,或过客,在成长中包容,在爱的世界里给予,不知不觉,在岁月褶皱深处,我就活成了另一个他:父亲,你安好,就是我的晴天,就是我一的一切。

三代人的“云”毕业照

□李秀芹

今年因为疫情,孙女的大半毕业典礼,不举行毕业典礼,不让拍毕业合影,不吃散伙饭,她打电话和我聊起这些,说得云淡风轻,并未感觉到有何失落,她说班里有位PS高手,自己制作了“云毕业照”模板,只需自拍一张头像就可以合成各种毕业照。

孙女性格内向,不喜欢被拍照,但自拍就不同了,自拍一个人对着镜头,可以完全释放天性。

这次“云”拍毕业照,孙女很积极,拍完后还发给我们看,各种姿势各种场景的合影,虽然是合成的照片,但也挡不住青春的气息,而且我还是第一次见孙女拍照这么放得开,比她原来那些毕业照表情都自然。我一眼就从合影里认出了孙女,照片上都是俊男美女,但孙女最漂亮。

听到我夸奖,孙女乐道:“自己孩子好,别人的庄稼好,这是您常说的老话儿,不过这次您的夸奖我收下了,知道为何我最漂亮吗?因为我脖子长呀。”

“这丫头,漂亮和脖子长有何关系?”见我迷惑,儿媳解

